宋明炜

随笔

剑桥的鹰

出租车送我到圣卡瑟琳学院门口，已是半夜了。学院守门人从柜台后站起来，是个穿制服的粗壮汉子，一边办手续，一边问先生来剑桥有何贵干。我填写老式的登记表，顺口说早上要去帝国战争博物馆。他扬了扬眉毛，伦敦的，还是剑桥郡的达克斯福德？我没仔细看过日程表。这时从手机里打开邮件附件，研讨班主题是中日战争，第二周的周二上午我主讲，周一没课，集体出游达克斯福德。守门人略一低头，说 Lovely，回来一定要去鹰喝杯啤酒。我接过钥匙，他关灯，拉下柜台上的卷帘。原来是专门等我下班。一路送我到谷慈林楼，找到电梯间，他欠身打开电梯门，祝我晚安，转身之前说了句，希望先生爱上 RAF 基地。

第二天早晨巴士停在学院门口，我跟研讨班的学员们打招呼。夏日英国乡间的绿色太明亮，上车后坐我旁边的杰奎琳始终戴着墨镜。大约半小时后，巴士停下，看到汉斯站在一排灰色平房头上。汉斯是研讨班的剑桥主办人，前一天在邮件中说过他家就在博物馆附近。他给我们介绍三位博物馆的历史学家，都是老朋友。汉斯招招手说 Briefing（通气会），我们跟着他们，走进平房的第一个房间。大约二十几个人的研习班，立即把房间塞得满满。最年轻的历史学家约翰，一身黑衣，自我介绍是剑桥毕业的博士，开始讲解。他指指身后一整面墙的地图，说这个房间是昔日皇家空军（RAF）出征前做 Briefing 的地方。从 1940 年开始，整个二战期间，保卫伦敦的飞行员在这里或其他空军基地类似的房间接受任务，飞往伦敦，飞往法国，直到战争后期飞往德国，有八万飞行员没能回来。美国加入战争之后，二十四万盟军飞行员做过这样的 Briefing，又有八万人没有回来。

Briefing 结束后，我跟着大家走出来，阳光下，眯着眼睛看远方的蓝色和近处的绿色，一片看不到尽头的平坦土地。两架战机低空飞过，更多战机零零落落在远近不同地方，低垂的大块灰云像电影画面中那样缓缓移动。眼前情景似曾相识，汉斯跟我低声说：Battle of Britain。《不列颠之战》，汉密尔顿导演的二战史诗巨片，1969 年，当时英国一线男星几乎全都出演。就在这儿拍的，汉斯说，当然真的战争也在这儿发生。

不列颠之战，从 1940 年夏天开始，二战史上千钧一发的时刻。希特勒已经占据欧洲大陆，美国尚未参战，从敦刻尔克撤出的英法联军，还没有继续战斗的机会。希特勒相信英国不久就会屈服，正将注意力转向东方。6 月 18 日，丘吉尔在议会演讲：“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我们绝不投降，无论在田野，海洋，山区，海滩，尽管欧洲沦陷，这个岛上的人们将继续抵抗，哪怕孤军奋战。从 9 月 7 日开始，德国发起 The Blitz（大轰炸），持续五十七天轰炸伦敦。到 10 月中旬，皇家空军完全夺回伦敦的制空权。从达克斯福德及其他基地，日夜不断起飞的战机，飞越伦敦上空，与 Luftwaffe 德国战机交火。丘吉尔说：“Never in the field of human conflict was so much owed by so many to so few.”——在人类战争史上，从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出这么大的贡献。二战关键的转折点，不只是诺曼底登陆，还有英国皇家空军这场不计成本的空战。

汉斯有三个孩子，跟我说，帝国战争博物馆是他们一家常来的地方。从新加坡来的美国年轻人扎克，提交的论文是关于中国战场中的美国飞行员。加拿大的乔纳森，在博物馆陆战部分无数的坦克装甲车阵里，对着一辆土黄色的古旧坦克拍照，告诉我，他祖父曾参加这场战役。香港来的杰奎琳带着我参观东亚战场，一张皇家空军的中文招贴画上写着：英国陆海军与中国一致对公敌作战。

帝国战争博物馆建在当年RAF 基地的边缘，共有九个馆区。其中犹如一座坟茔的是美国馆区，里面有上百架退役飞机。另一个展区是恢复原貌的二战时期皇家空军库房。还有一个特殊的展区，是声音雕塑。完全黑暗的空间里，当空战的声音响起，面前出现了一架战机，许多光柱从机身上投下来，将听诊器似的声音接收装置与光柱对齐，耳机里传来二战中飞行员的录音。二十几个游客，轮流收听上百位已经献出生命的飞行员，在对讲机里与战友的交谈。

我计划离开英国是 7 月 12 日，刚好在诺兰导演的《敦刻尔克》上映前一天，我问汉斯是否会去看。他指指那些从战场中挖出来的土锈色的坦克，说，你不觉得《拯救大兵雷恩》是色情电影吗？不，他不会看《敦刻尔克》，尽管他盛赞《不列颠之战》，不只因为有劳伦斯奥利佛出演，而是整个电影就在这个基地拍摄，没有那么多尸体，没有那么多煽情音乐。

年长的历史学家瓦尔特，跟我们告别的时候说，他跟每一位来参观的游客都会说，二战之后的和平已经七十年了。

回到剑桥，汉斯带着我们去一个酒吧。学员们都很激动，议论纷纷，我不明白，听密歇根大学的贾德解释说，这个酒吧大家自从来到剑桥以后就一直想去，今天终于如愿。果然，这家酒吧，就是守门人说的鹰。The Eagle。1667 年开张，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二战期间，RAF 飞行员经常光顾这个酒吧。我想起在中国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伦敦上空的鹰》，原来是从剑桥起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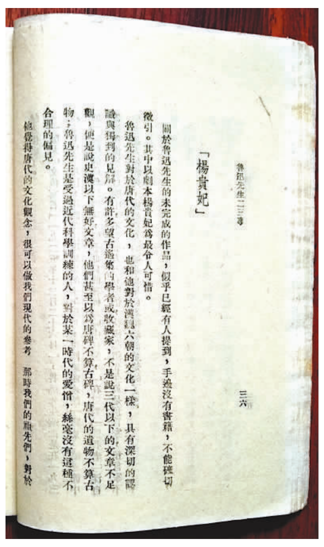
汉斯让我看那一墙的二战画片，但随后又告诉我，这家酒吧有名，还有一个原因，1953 年 2 月 28 日，就在这个酒吧午饭期间，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宣布他们“发现了生命的秘密”，即 DNA。

皇家空军战机库房

陈子善

不日记

鲁迅写杨贵妃



魯迅先生二三事　三六

「楊貴妃」

關於魯迅先生的未完成的作品，似乎已經有人提到，手邊沒有書籍，不能確切徵引。其中以劇本楊貴妃爲最令人可惜。

魯迅先生對於唐代的文化，也和他對於漢魏六朝的文化一樣，具有深切的認識與獨到的見解。有許多望古遙集的學者或收藏家，不是說三代以下的文章不足觀，便是說史漢以下無好文章，他們甚至以爲唐碑不算古碑，唐代的遺物不算古物，魯迅先生是受過近代科學訓練的人，對於某一時代的愛憎，絲毫沒有這種不合理的偏見。

他覺得唐代的文化觀念，很可以做我們現代的參考 那時我們的祖先們，對於

7 月 2 日　多云，热。鲁迅曾想写杨贵妃，最早由其好友郁达夫披露。达夫 1926 年 4 月在《创造月刊》第 1 卷第 2 期发表《历史小说论》，其中有一段引人注目的话：

> 朋友的 L 先生，从前老和我谈及，说他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哪里会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呢个的爱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会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了，所以梧桐秋雨，就生出了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便是小说的收场。L 先生的这一个腹案，实在是妙不可言的设想，若做出来，我相信一定可以为我们的小说界辟一生面。

“L 先生”即鲁迅。鲁迅这个创作《杨贵妃》的构思确实独特，一反以前所有描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文学作品，包括白居易脍炙人口的《长恨歌》所谓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郁达夫之后，第二个提到鲁迅想写杨贵妃的是鲁迅学生、在鲁迅后期文学生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的冯雪峰。他在 1937 年 11 月 1 日《宇宙风》半月刊第 50 期发表的《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中也有醒目的一段：

> 鲁迅先生一直以前也曾计划过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制作，是想描写唐朝的文明的。这个他后来似乎不想实现的计划，大概很多人知道，因为鲁迅先生似乎对很多人说过，别的人或者知道得比我更详细。我只听他在闲谈中说过好几次，有几点我还记得清楚的是，第一，他说唐朝的文化很发达，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第二，他以为“七月七日长生殿”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盟誓，是他们之间已经感到了没有爱情了的缘故；第三，他想从唐明皇的被暗杀，唐明皇在刀儿落到自己的颈上的一刹那间，这才在那刀光里闪过了他的一生，这样地唐明皇的一生事迹。——记得先生自己还说，“这样写法，倒是颇特别的。”但他又说他曾为了要写这小说，特别到长安去跑了一趟（按即一九二四年夏到西安任暑期演讲），去看遗迹，可是现存的遗迹全不是古书上所见的那么一回事，——黄土，枯蓬……他想写它的兴趣反而因此索然了。

按照冯雪峰的回忆，鲁迅想写的是“描写唐朝的文明”的长篇历史小说，而不单单是写杨贵妃，虽然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盟誓”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章。这与郁达夫所说的有点出入，不过，大致还是相差不远。第三个写到此事的也是鲁迅学生、在鲁迅前期文学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孙伏园。1942 年 4 月，孙伏园在重庆作家书屋出版《鲁迅先生二三事》，书中就有一篇《杨贵妃》。孙伏园读过冯雪峰此文，但他认为鲁迅想写的《杨贵妃》不是长篇小说，而是“剧本《杨贵妃》”，孙伏园的回忆是这样的：

> 鲁迅先生对于唐代的文化，也和他对于汉魏六朝的文化一样，具有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拿这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做背景，衬托出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以近代恋爱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作线索：这便是鲁迅先生在民国十年左右计划着的剧本《杨贵妃》。
>
> 鲁迅先生的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铃”。而且据作者的解说，长生殿是为救济情爱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除此以外，先生曾和我谈过许多片段计划，但我现在都说不上来了。

对于写杨贵妃，鲁迅自己在 1934 年 1 月 11 日致山本初枝的信中已经表示：“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象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且不论是长篇还是剧本，鲁迅未能写出《杨贵妃》，毕竟是现代文学史上莫大的憾事。

迈　克

半上流

梦游清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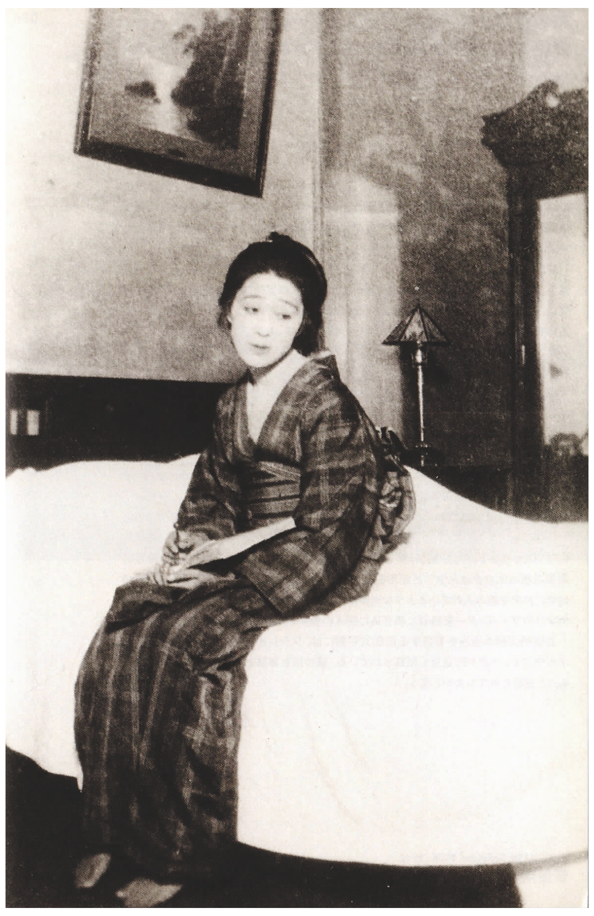
我是个顽劣的学生，上课很难集中精神，蒋勋老师五辑细细分析《红楼梦》的《微尘众》，可以吸收的学问这么多，遇到感兴趣的题材却马上分心，专为芝麻绿豆神游物外。譬如书末附录和张小虹的对谈，蒋老师又提到第三十五回莺儿打络子，“她有长年做手工配色上的讲究，她说：汗巾子如果是大红，要用黑色去压。用了‘压’这个字，是 Prada 常用的红黑撞色”。势利眼不禁翻了一翻，心想一介书生不谙行情还罢了，张小虹向来高高举着“衣性恋”招牌著书立说，肯定对各路裁缝的修行了如指掌，怎么不当场指点迷津？Prada 的注册颜色，不是只此一家的浅青柠吗，远远望见她店铺泛起的一片清凉，脚步总不由自主加速。那么少女的色调，我当然高攀不上，最迷的反而是土色和炭灰系列，印象中向司汤达名著《红与黑》致敬的配搭绝无仅有。

其实早在两年前阅读第二辑的时候，已经圈起了“大红与黑色的关系，让人想到 Prada 的配色，莺儿好像在三百年前就完全懂了服饰名牌的配色法”，还有“西方昂贵的服饰名牌常常靠独特的配色法让人惊艳”，准备抒发贻笑大方的愚见：真正高档的时装设计师，似乎不但极少玩红撞黑的乡村姑娘游戏，也不很热衷以配色哗众取宠，他们专注的是裁剪和线条，譬如最近巴黎的 Balenciaga 回顾展，就叫《黑色作业》。

从《红楼梦》看见 Prada 当然是一场造化，我的层次只去到脑海浮起 Christian Lacroix 的小学生程度。念历史出身的拉夸先生，设计灵感很多时候因利乘便来自古装，改头换面的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不偏不倚撞进曹雪芹十年辛苦创作的宇宙。第八回宝二爷去梨香院探病，“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做针线，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鬠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拉夸如果有幸得睹，肯定以为自己曾经梦游清朝，迷迷糊糊替花册上的美人效劳。

筆會

周末茶座



顾　铮

非专业眼光

竹久梦二美人画的现实版

竹久梦二（1884–1934）算是在中国知晓度颇高的现代日本画家与诗人。他从一个诗人而转身为插图画家，其独具风格的美人画成为了“大正浪漫”的象征。他以独特的笔致塑造出的“梦二式美人”，表情哀愁、神色迷离，独步东洋且风靡一时。由于并非出身科班，梦二虽获巨大商业成功，但始终无法进入画坛主流。

为了给绘画收集材料，梦二也开始拍摄照片。他身后留下了相当多的照片，给人们分析其绘画提供了研究材料。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模特阿叶，时在 1919–1921 年间。她是东京美术学校的模特，很受当时许多名画家喜欢。此时，她已经成为梦二的情人，两人同居于菊富士旅馆。画面中，阿叶一副软弱无依的样子，恰似梦二美人画中人的现实版，只是眼睛没有梦二画中人常有的那种大而无当的空洞。身穿和服的阿叶，坐在西式房间里的床上，与西化的室内布置（台灯、镶镜框的西画等）也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和洋对比。这是不是梦二特意的设置，我们不得而知。

毛　尖

看电视

“奶奶剧”：《我的前半生》

等待《权力的游戏》新季的日子里，看了《我的前半生》。全球女性四面出击角逐铁王座的时代，我们的子君在惦记闺蜜的男人。

算起来，鲁迅创造的子君，至今也有九十二岁，女性的独立问题，从《伤逝》退到亦舒小说《我的前半生》，再退到今天的电视剧，鲁迅要活着，应该会龙妈一样怒喝一声“龙焰”，直接烧了当代子君们。

我不是原著党，小说《我的前半生》是亦舒馈赠给“伤逝”子君的福音书，离异的白雪公主最后抵达更金碧辉煌的婚姻城堡，但是亦舒的小说有机锋有世故，女佣来跟子君抱怨菲佣身上有味道，不想和她一间睡，子君一句击退佣人，“你是不是要跟先生睡呢？我让你。”在亦舒的世界里，等级是赤裸裸的，钱是赤裸裸的，女人需要男人也是赤裸裸的，赤裸裸的世界反而有一种明净，涓生求子君原谅，说“我以前爱过你，现在我爱上了别人”，子君直觉是，这是九流文艺言情小说中男主角的对白，你涓生怎么说得出口！

不过我们编导不怕 low 不怕累，用小说最看不上的桥段堆砌出了一个四十二集的长剧，而且，为了掩饰“九流文艺言情”，帮男女主人公接了所有该接和不该接的气。马伊琍扮演的子君失婚后从头开始，一年不到从社会最底层挤入了她聪明无比的闺蜜奋斗了半辈子的圈子，这种上升的匪夷所思，可以直接吓死特朗普。

这两天网络流行“奶奶庙”，奶奶庙供奉着各种各样民间生长出来的神，比如保佑行车安全的“车神”，手握不同的方向盘还分小车神和大车神。奶奶庙管理员说，“缺哪个神仙，随便建一个”，眼下这些土酷的奶奶庙已经成了新景观，这个不说。我要说的是，《我的前半生》基本就是按奶奶庙管理员逻辑搭建出来的“奶奶剧”，意思是，编导已经为子君把奶奶庙里所有的神都拜过一遍，所有跟她有关的鸡毛蒜皮都是大事，跟她吵过嘴的男人会爱上她，跟她争过男人的女人也会喜欢她，虽然她的情商智商连中二水准都没有，但她的强项是敢示弱会拜神，既能穿红戴绿醋压老公身边每一个女人，也能要死要活让高冷闺蜜为她放下工作，不高兴时候怪男人，不顺利时候怪社会，她出门有宝马，最落魄时候也有丰田男捷达男鞍前马后，但她打心眼里看不起丰田和捷达，因为她拜过宝马神，她的生活必须被宝马男接盘才算翻盘，宝马男必须为了给她儿子过生日放弃大生意才算真爱，她自己则必须让前夫后悔再拿下闺蜜男人才是情场满贯王。

这就是我们现在电视剧的现状，这个剧如果有点现实主义精神，应该倒过来拍，最后让子君奋斗成一个专注斗小三的大奶奶。好了，啥也不说了，再问我怎么看这部电视剧，我的回答是：这是仙侠剧。

陆蓓容

望野眼

江桥

松花江上有一座老江桥，建成于 1901 年。火车道旁两侧，也有窄路，可供行人穿梭。路面铺满长条木板，时有残损，很要加些小心。三年前我们曾去走过一遭。寒风猎猎，落日温暾。桥栏上挂满铜锁，又有各色彩笔与涂改液留下的字迹，无非是我爱你，你爱他；此刻相依，或者生生世世。

怨言与誓言，在十月肃杀之气里交织，水光泠冽，教人印象深刻。今年七月重访，居然还想再去看看。下午阳光明媚时到访，才知已经修缮整顿，如今连桥身及南北延长段，成为一座公园。这自然是好事，也难得并没有办坏。登上台阶垂头一看，走火车的地方，昔年用铁丝网封闭，如今都已供人行。铁路线部分用塑料砖遮盖，部分曝露在玻璃面板和钢梁之下。两旁护栏和钢架，俱都上了铁灰色的新漆，再挂一排老照片纪念江桥历史。新桥略高又略胖，就在它背后不远，不一会送过许多车。

烈日下，桥上少人行。延伫移时，只有一位姑娘，短打装束，墨镜遮住半张脸，施施然漂移而来。她脚踩毫不起眼的黑旧滑板，两脚之间站一只卷毛小狗，气定神闲。左前方有小伙子拨动吉他，对着茫茫江水引吭高歌。两厢视线相碰，彼此不置一词。桥既不再萧条落魄，人也该心思大定，然而不。总觉得还有什么东西未曾看到，第二天夜里又上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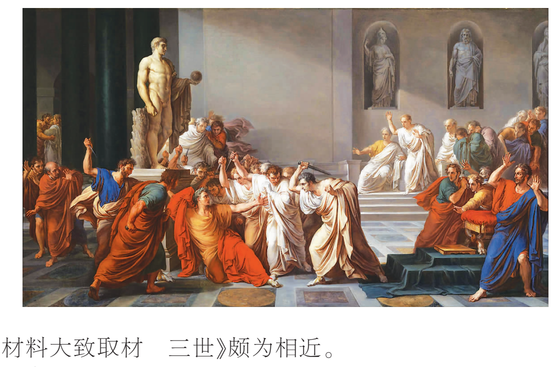
顶灯白，侧灯黄，光鲜透亮如白昼。人声鼎沸，自行车时或一见，摩托车在桥南组队，向桥北开去，谨慎缓慢也拉风。桥上有长凳。三五壮汉，熟食啤酒放在中间。钓鱼的，撒好线，倚着栏杆看一会儿，就在灯影里稳坐下。带宠物撒欢的，大金毛耷拉舌头趴在脚边，小白蛇闪着幽幽光泽，害着羞往主人身后躲藏。小姑娘穿着花裙子，转着圈吹泡泡，爸爸给她拍照片，妈妈在边上笑着看。小男孩跪在玻璃桥面上，透过铁轨枕木，看江水奔流。

修缮仿佛改变了它的性情。青春与情爱的标记，如今不知去了哪里。这天盘桓到深夜，只见公交车司机师傅拧开制服扣子，敞着怀，牵着胖太太，慢慢过江回家去。

叶　扬

名著与画

卡穆奇尼与莎剧《裘力斯·恺撒》



莎士比亚的剧本中，《裘力斯·恺撒》篇幅较短，语言较为平实朴素，在英语国家中常是青少年学生最早阅读的莎剧。这部五幕十八场的悲剧，人物塑造鲜明生动，又有复杂的心理刻画，剧情节奏明快，结构紧凑，自始至终充满张力，显示了作家非凡的功力。莎氏此剧，故事材料大致取材于普卢塔克笔下的恺撒、布鲁塔斯和安东尼的传记。后者为希腊罗马历史名人所作的《对照列传》，当时在英国已有托马斯·诺思爵士的译本问世。莎士比亚的三部罗马历史悲剧（其余两部为《科利奥兰纳斯》及《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都从中取材甚多，包括将诺思的译文用入部分台词和独白。但是若将之两相对比，就可以看出莎翁笔下取舍有道，既忠实于原著的基本精神，又有充分发挥其戛戛独造之处。

此剧对于梦的运用，相当突出。恺撒不相信梦，有人告诉他该担心三月十五日，他说这种梦话不值得去听。三月十五日的前一天夜里，他的妻子凯尔弗妮娅做了个噩梦，梦见丈夫的雕像像是有一百个孔的喷水池，浑身流着血，许多罗马人都过来将手指浸在血里面。凯尔弗妮娅劝他千万不要去议事院，以免不测。恺撒本想不去，但是叛乱同谋者之一的德修斯跟他说，此梦为大吉之兆：雕像喷着鲜血，许多罗马人将手浸在里面，表示伟大的罗马要在恺撒的身上吸取复兴的鲜血，许多有地位的人，都想要来向他求一点雨泽。恺撒听了高兴，就去了议事院，在那里被刺杀。后来，布鲁塔斯梦见恺撒的亡灵，说会在战场再看到他。到了战场，布鲁塔斯再次梦见恺撒的鬼魂，知道自己末日将近。在这个细节上，此剧又与《理查三世》颇为相近。

剧本以恺撒作为标题，但他在第三幕第一场就被刺杀，此时剧本尚未过半。与之相比，布鲁塔斯似乎是全剧更为重要的人物，他的台词行数四倍于恺撒。剧中对他复杂、矛盾的心理刻画，细致入微，所以前人有布鲁塔斯为哈姆雷特之初稿的说法。另一位人物、擅长煽动群众的安东尼，也是作者着墨甚多的人物。第三幕第二场里布鲁塔斯和安东尼的两场演说，一先一后，一简约朴实，一巧言令色，造成了剧中的高潮。剧本最后的第五幕第五场，在布鲁塔斯兵败自杀身亡之后，又是由安东尼以寥寥八行的台词，为之盖棺论定，安排甚见匠心。

意大利新古典派画家卡穆奇尼（Vincenzo Camuccini，1771–1844）出生于罗马，早年随专攻古画修复的兄长习艺，模仿前辈名家、尤其是拉斐尔的画作。后来他的才能受到了梵蒂冈教廷的赏识，应邀为教皇和许多王公大臣、达官贵人创作肖像画。他的风格接近前辈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似乎未能摆脱前人的窠臼。这幅题作《恺撒之死》的油画完成于 1798 年，公开展出后大受欢迎，奠定了他的声名。原作高 207 厘米，宽 400 厘米，收藏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国立卡波迪蒙特博物馆。恺撒遇刺身亡的故事在欧洲是人尽皆知的史实，所以此画跟莎氏的剧作大概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